

他在小区外面的人行道上，看到一个推自行车的游商，显然来自郊区农村，那自行车后架两边的土布兜里，竖放着几个木质菜墩。那人边推车走边仰脖吆喝：“菜墩子！柳木菜墩！有买的请啊！”小区临街楼上的业主，有的最烦游商吆喝，他也住临街的单元，却恰恰喜欢这类吆喝声。有个常来的磨刀师傅，吆喝时甩着铁片串成的“唤头”，每次听到，他都有些陶醉。最近还总有一个骑电摩托的人，边慢驶边播放录好的吆喝：“收长头发！有长头发的我买！”他虽已是提前退休的谢顶准老头，听了却觉得十分有趣，意识到如今社会生活的多元与杂糅。



他买了一个柳木菜墩，抱着，没有马上拐进楼盘，而是悠悠地顺人行道彳亍。往事在心头萦回。四十几年前，他是个中学生，工宣队带领师生下乡参加麦收，进了村，为体现“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”，行李还背在身上，便立即在场院召开了批斗大会，押上来被

批斗的，有村里唯一一户富农，不仅那富农本身被一顿狠斗，他的媳妇和儿子也拉出来陪斗，那儿子跟他们那些学生差不多大，低头站在那里任批斗者羞辱，他看在眼里，毫无同情，只为自己出身为城市贫民家庭而自豪。他和几个同学被安置在一户贫农家里住。天黑了，他去上厕所，那简陋的厕所矮墙外不远，有个水坑，似乎是常年雨后积水形成的，他系裤子时，看见有个人影，接近了那水坑，还抱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，揉眼细看，竟是那富农的儿子，所抱的，似乎是根树干，啊，他立即把意识里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紧的，只见

那人到了水坑边，就将那根树干推到了水坑里，这还了得！木头扔水里，那还不利槽了？这不是破坏生产队的东西吗？他便大喝一声：“狗崽子！你搞破坏！”那人闻声立刻跑得没了影儿。他跑出院子，到水坑边，不顾弄得满身是脏水，奋力将那树干抢救到坑外，然后飞跑到工宣队长住的地方，喘着气汇报了这个敌情，工宣队长立刻带他去见生产队

长，两位队长都表扬了他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，但是，再仔细听取了 他的描述，又一起到那水坑边观看，生产队长却这样说：“这柳树是他家院里的，长年树上生黏虫，他家要伐这树，是到队里申请过，我们开会议

柳木菜墩

刘心武

过，批准了的。我们这里，村里村外都有水坑，把伐下的树干泡到水坑里，一泡半年多，是正常的。树干为什么要在水里泡？为的是去性。性，就是木头里的那么一种看不见的德行。去了性的木头，再阴干了，就能永远不生虫，拿来打造东西，就不容易变形。”他听了，目瞪口呆。工宣队长明白了那富农儿子并不是搞破坏，就弯腰把那根树干又推到了水里。但是，第二天，开工割麦前，还是在地头召开了批斗会，又把那富农一家揪出来狠斗一顿，他的发言，批的是：“富农家的柳树生黏虫危害全村树木安全，阶级敌人的破坏不可不防！‘狗崽子’去泡木头鬼鬼祟祟，一定

有阴暗心理，必须好好改造，争取成为一个‘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’！”……往事虽如烟，却难以散去，呛得他良知发颤。那个被冤屈的同代人，后来又经历了些什么？也许，那时候受到的打击羞辱太多，涉及到自己的这桩事情，他早已淡忘？而且，很可能的是，这个人在改革开放以后，抓住机遇，进了一番事业，到现在，境遇比自己强多了。

他抱着那个柳木菜墩，不知不觉走了很远。他买那菜墩时，卖的汉子刚跟他说“这可是去了性的木头”，他就接过话茬，跟人家对谈起来，对方很惊异他的行径。是的，他知道充分去了性的柳木，截成菜墩，任你如何在上面使用利刃菜刀，绝不掉木渣，使操刀人有种无法形容的快感，比时下那些用下脚料拼成的木头切菜板强百倍，塑料、不锈钢等新式切菜板更无法可比。

他终于转回身往家走。他把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和行为作了一番梳理。那些荒谬损失，不能推诿于外在因素的，自己都应该反省。他有一种回到家中，跟儿子儿媳痛说

当年的冲动。他吃力地回到跟儿子儿媳孙女合住的那个单元。儿媳开的门，见了 他怀抱的东西先是大惊，然后大笑……

儿子儿媳接纳了那个柳木菜墩。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没跟他们讲述那天晚上的故事。儿子儿媳去上班，孙女去上学，他会到厨房去望几眼那个柳木菜墩，然后坐到沙发上闭眼沉思。他觉得自己在那段历史进程中实在渺小，不要对比于其他人，就是对比于自己的一些同学，所实施的荒谬与对他人的伤害，实在都算不得严重，既然当年有比自己更荒谬更严重的思维行来的人士，鲜有站出来 说“我曾想错做错过”，甚至还有抱持“根本没有错”立场的，他又何必把心中的愧疚道出口？也许，在生活的前方，会有一扇共同救赎的大门开启？……

大约是在 20 年前吧，看到报上对一位电影老艺术家的专访。那时他已是 80 老翁了，他带着凄凉的口气感叹道：我很寂寞，没有人来找我拍戏，在街上很少有 人认出我，我现在是“三等公民”——等吃、等睡、等死。不过此后他到 91 高龄才去世，可见他尽管哀叹“老境凄凉”，实际上他的老境还是不错的。

那时笔者对“三等公民”的说法颇感兴趣，曾在上外的翻译课上与同学们探讨过如何翻译这个双关语，因此印象很深。

如今我也成了 80 岁的“三等公民”了，可我倒丝毫没有那种寂寞心境，首先是因为我未曾拥有过他那种红极一时的辉煌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凄凉，更重要的是我有“三老”。

“三老”的说法是陈立夫提出来的，那就像是：一个多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、一批相交多年的知心朋友、一点让你不致担心衣食的老本。

将老伴放在第一位，这是极有道理的。我认得很多对老夫妻，其中一个走了，另一个也很快就跟着走。这就叫“相依为命”，老伴的命就跟自己的命联在一起。老夫妻间相依相伴，知心知性，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。我很庆幸有一个伴我半个多世纪对我关心体贴的贤妻，与我一起度过风风雨雨。她乃是我生命的重要支撑。

老友也决不能缺少。少年时的玩伴聚在一起，心情绝对放松，相互取笑，喊绰号，揭老底。即使你当了大官，大家照样毫无顾忌地摸你脑袋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这阴霾灰白的下午，想念王朵莱这个内心如火的人，她活在我小说里，对我来说，与从小长大的朋友一样真实。她对爱这种感情的绝不妥协，是人生中最好的收获。我的朋友向京曾为我画出她的背脊，那是一条有着微微曲线的，敏感而溫柔的背脊，背着光，站在浴缸里。她画出了王朵莱的正面，不是我，是向京的神情。

王朵莱的心中，住着一个不屈不挠的少女，心中汹涌着，利刃飞舞。向京画画的下午，也是这样阴霾着的，就画在最普通的速写本上。我一定不介意她没画我的脸，我想我心中大概高兴她下意识的认同。后来看到有人抄袭这小说，抄得巧妙，连我的散文一起抄，甚为融会贯通，能当研究论文看。真是难为了呢。

“爱之于我，不是肌肤之亲，不是一蔬一饭，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，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。”这是《鱼和它的自行车》里的话，1992 年写的。其实不爱，很安全，爱却要有英雄主义来激励才做得到。过来人仔细想想就知道，儿时读过《美人与怪兽》的人仔细想想也知道了。爱是利刃，轻易不能碰。情欲是荷尔蒙，随便碰。

我有一个男同学，尊容犹如一个老女人，话又特多，即上海人所谓的“饭泡粥”，所以得到一个雅号“老太婆”。此尊称一直维持了 60 多年。直到去年一次聚会上，大家喊他“老太婆”时，他“发怒”了：“我都 80 岁了，还叫我老太婆。以后不许叫了。”我立即改口，可是多数同学还是照旧。

一点老本也是必需的。老友们在一起叙旧，吃个饭，喝点茶，总得有点经济基础。当然，老本可大可小，不能统一要求。富人有富人的活法，穷人有穷人的活法。大酒店进不去，小饭店也无妨。与豪华俱乐部无缘，在公园里打打牌下下棋也颇有乐趣。毕竟老夫妻“牛衣对泣”的情况已日益少见。何况如今政通人和，以人为本，国家和社区对困难家庭十分关心，老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有此“三老”，那么“等死”的日期也就“遥遥无期”了。

笔者觉得除了“三老”之外，不妨加上一个“第四老”，那就是“老玩”。“玩”什么呢？琴棋书画、鱼虫花鸟、唱歌跳舞、猫猫宠物、电视电脑、书报阅读、观看演出、旅游摄影，皆可以玩。也就是“老有所乐”也。我的“第四老”是阅读书报，偶尔也写点文章，其目的主要是练练脑子，防止老年痴呆症，其次是让亲友们知道：这老头还健康地活着哩。



书法

陈裕顺

有人会主动给你开门，等等。

与这些小事相比，我这事，大概能算得上是大事了。

办票过程中，这位金头发蓝眼睛的白人工作人员特别客气，还有一个劲地问我们还有什么需要。办完票，她关闭了柜台，临走前，她又对我说：我很赞赏你前面做的事。

那一天，我过得特别开心。因为我觉得，我的举手之劳，也能让人赞赏。

我想，哪怕你不是当事人或受益者，你同样可以表扬做好事的人，这代表了你对一件事的判断。至少，你还会知道，什么是拔刀相助，什么是援助之手，什么是举手之劳。将来碰到同样情况，你也会愿意帮助别人。报纸的报道中，我们经常 would 找“那个不留姓名的好心人”，而更多的好人好事，我们根本无从知道，也根本不可能用报道这样的方式与大家分享，但我们同样要表示感谢，口头上的赞赏。如果许多好事只是举手之劳的话，那感谢这些好事，更是“张口”之劳了——所以，看到有人做好事，请不要吝惜你的赞扬。

利用一技之长帮周围老人缝缝补补，让人找回了久违的街坊情谊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十七

纪连海

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抗议的，是法国驻华代办科尔西，1856 年 7 月 25 日他引用《黄埔条约》照会叶名琛，认为中方破坏条约，要求：一、中国向法国作出有分量的赔偿；二、他根据法国的荣誉、尊严和利益决定是否接受这种赔偿；三、和叶名琛见面。第二天，他又递交一份照会，又提出一条：请立即释放至今尚在押的中国教徒，归还教徒们被勒索的财物！随后，科尔西给法国的外交部写了信，表示，他对叶名琛的回复不抱任何希望。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赔偿建议：一、西林知县革职充军；二、钦差大臣给予正式照会告知上项处分业已执行；三、在清政府的邸报上公布该项处分的上谕；四、清朝皇帝通谕全国，其他官员如果发生类似违约行为，一律照此案处理。

7 月 25 日收到照会的叶名琛于 8 月 20 日回复说：拜上帝乃天主教之别名，就是由于五口通商传教及天主教弛禁才导致了太平叛乱；好多基督徒都不是好人，参与了太平叛乱。关于马神甫案件，等他调查后再说；关于两人会晤之事，限于篇幅咱们以后再说。

科尔西当然不满意，频频书面照会，并且威吓叶名琛不要忽视这种拒绝的后果。但是叶名琛怕什么后果啊，回说：广西离广东太远了，调查结果不能很快就到，不要激动，要耐心等待云云。法方的耐心当然是有限的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早就蠢蠢欲动了。说到这里，咱得简单介绍一下拿破仑三世。

拿破仑三世是法国那个神话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侄儿，不过能力远不如自己的前辈。1848 年，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，推翻了 1830 年 7 月上台的七月王朝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。消息传出，举欧震惊，当年拿破仑一世横扫整个欧洲的记忆涌上他们的心头。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正在宫廷跳舞的军官们高喊：“先生们，备马吧！法国宣布共和啦！”法国确实走向共和了。而且，共和的果子被拿破仑的侄儿路易·波拿巴摘走。1848 年 12 月，他在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，做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。他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。

投票前夕，民间流传着这样的短信：假使你们希望流氓当总统，那么你们就应选拉斯帕伊；假使你们要一个坏蛋，那么你们就选赖德律·洛兰；假如你们赞成阴谋诡计鬼花轿，那就选卡芬雅克。如果希望一个好人做总统，那就选举路易·波拿巴。法国著名政客兼历史学家梯也尔当时对路易·波拿巴参选的评价是：“这是一个蠢货，他将任人摆布。”结果，这么一个蠢货摆布着众多选民做了法国的总统。

这位总统处外表现自己的亲民：霍乱病流行时，他到医院看望病人；他到街上，慰问女商贩及摆摊女；他公开宣布自己的朋友不在宫廷，不在镀金的天花板之下，而是在茅舍、作坊和田野之中。1851 年 12 月 2 日凌晨，路易·波拿巴模仿前辈发动政变，居然成功了。

纪老师说史



那天，我们送一个朋友从洛杉矶回上海，在托运行李的柜台排了大概半小时队，就在快排到我们时，匆匆过来几个旅客。他们向排着队的旅客打招呼，说他们是转国际航班的，前一班飞机误点，他们只能插队进来云云。这种情况很普遍，大家都能理解。

后来，不知碰到什么情况，柜台上美洲航空公司那位工作人员说，必须要用十元面额的美元，“如果没有，就问问其他乘客。”于是，一个长得高高的乘客攥着一张二十元面额的美金，向我们投来求助的眼光。

“我有。”我第一个向他招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离他最近，而且，雷锋精神嘛！他如释重负地转向我，用带有浓重西裔口音的英语说：“只要十元就行……”我掏出十元，又拿出一张五元的，正准备凑其他零钱时，他已经把二十元塞在我手里，拿过那张十元的，就转给了柜台：“其他不用了，谢谢……”

“我有的。”我又找了几张一元的纸币，最后一元我记得给了他四个“quarter”（二十五美分的硬币）。我离开队伍，走到柜台旁，硬把钱塞在他手里。他忙不迭地感谢，还告诉我，他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，那是阿根廷首都。

办完手续，他又冲我笑了笑，然后和其他转机的乘客一起，匆匆地赶航班去了。

小兵之智

啸秦

生日这天，同事们让我许愿，自觉有亲朋好友相伴，工作、生活都没什么太过操心的事，便道：不刻意求什么，大家平安健康就好。不想倒是被他们数落：好没上进心。笑声一片。

唉，实话而已，何必笑话呢。不由得羡慕起古人来。东晋时候有个贤相叫庾冰，苏峻之乱时，他还只是个吴国内史，连个相帮的亲友都没有，只能独自逃跑，狼狈不堪。唯独吴国里一个小兵古道热肠，用席草把庾冰裹了起来，藏在小船里逃出了钱塘口。重赏之下搜捕庾冰的官兵大有人在，偏偏那小兵半路把船停靠在码头上，自己去喝了个酩酊大醉才回来，摇摇晃晃指着船喊道：“你们还要去哪里找庾冰？不就藏在船上吗？”庾冰吓得一身冷汗，可仓促间也无处可逃，只能一动不动地等待着自己被抓的命运。谁知，那些官兵看看船舱狭小局促，而这个乱嚷嚷的酒鬼一看就是趁机骗取奖金的“刁民”，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。

这小兵自然是没有喝醉，更不是酒后胡言，能有如此机智当真难得。因此，苏峻之乱后庾冰便想以高官厚禄报答救命恩人。可小兵却说：我出身低下，也不要功名利禄。只是我从小穷苦，总不能开怀畅饮，若是将来能无忧无虑地喝酒，今生也算满足了。这“毫无上进心”的愿望，庾冰自是答应。

看看古人是怎么评价的：非唯有智，且亦达生。我呢，不奢望能够通透人生，只愿过得明白些，知足常乐。

感谢“表扬我”

高 兴

再等几分钟……”我们迈开的脚步硬生生地缩了回去，心里掠过一丝失落。

那个服务员似乎看到了我们，居然折了回来，拿下小牌子，招呼我们过去。“我看到刚才你帮了那个乘客，我很赞赏你的做法。所以，我现在要帮你们办好手续再走。”这是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，估计有五十多岁了。我一下意识到，她把我也当雷锋了。

美国没有雷锋。但你在美国生活时，似乎又到处是雷锋。他们做的事很小，比如，在风景区主动问你，需不需要替你拍快照；又比如，在你双手都拿着东西要走出超市时，